大易擇言

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正義 北海鄭氏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伊川程子曰剥者羣陰長盛消剥於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紫陽朱子曰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餘論

草廬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已至於五僅存一

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案此與熊氏説雖非正義亦理之所有故存之

梅邊熊氏曰不利有攸往為上九君子謀也然諸陰爻多凶亦豈小人之利哉君子於此時當順時而止以待得輿之日小人當以貞自守不宜進迫於君子以自取剥廬之禍是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通論　陳氏隆山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

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蔓菲浸
潤以侵蝕之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
皦然矣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剥獨言之
者為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虚四字皆為陽言復
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虚
剥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虚者也其變也
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剥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以厚下安宅者剥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剥也

劉氏長民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

涑水司馬氏曰基薄則牆頹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伊川程子曰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

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

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

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

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紫陽朱子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

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

寧也

存疑會稽虞氏曰山高絶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剥矣

愚案山附地以立猶上之恃下而安也此以義明象而發治剥之道與他卦之取象不同自虞氏以附地為被剥正義程傳皆據之恐誤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於身也剥始自下故為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

謂消亡於道也

紫陽朱子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存疑石澗俞氏曰陰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於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折中曰此說是以蔑字屬上句讀蓋自象傳滅下看出亦可備一說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正義 會稽虞氏曰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至於上故曰以滅下也案程傳以滅為沒似與剝義不合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辨正 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以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

予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愚案易之吉凶視乎理之順逆而已凡所謂凶皆小人而逆理者也若君子則雖處剥之世不過順時而止何凶之有即不幸而為比干之死箕子之囚亦未嘗有幾微之不順於理而可以謂之不吉也觀此卦初二兩爻皆言蔑貞凶又六五以宫人寵則无不利而上九又有小人剥廬之象可見天下无凶則已有必小人當之也晦翁之說誤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正　愚案與者助也六二下不至于剝足上不至于剝膚其危陽在輕重之間其自處在隱顯之際而經之繫辭與初无以異者以其形迹雖未昭著而實无助陽之心者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

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紫陽朱子曰言未大盛

泉峯龔氏曰六二陰柔中正使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為剝矣惟其无與所以雜於羣陰之中而為剝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无咎

六三剝之无咎

正義　穎川荀氏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

山陽王氏曰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

伊川程子曰重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

紫陽朱子曰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折中曰王氏程子皆以

剝之无咎連讀言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玩本義似以剝之為剝去其黨

辨正

愚案內卦坤體坤者順也正則為順於理不正則為順於時勢而已故其在於剝大率以害陽為主初與二之蔑貞是也三處順極其勢稍衰又見外卦之艮而止故雖在羣陰之中而獨異於衆剝之者自剝而不剝陽也猶氷雪之消釋於春日也夫為氷雪以成隆冬陰之咎也見晛曰消而何咎乎此六三之所以无咎也舊說以應上解之然爻義自

明不必言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始剥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隂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隂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剥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羣隂之主也魚隂物故以為象五能

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紫陽朱子曰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通論

張氏彥陵曰遡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剥陰長已極不可制矣則教陰以

從陽之道曰以宮人寵

伊川程子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
存異

言剥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愚案六五以艮止之體而適當柔中之位故以宮人

寵其美次於坤之黄裳者也程子以爲剥及君位

其凶可知夫五位不必皆君而卦體爻位之吉凶

則有一定聖人未嘗以意爲之也觀卦雖屬陽消

以九猶居尊而謂之大觀在上豈别設一義曰扶

陽之道當如是乎此爻亦猶是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正義 伊川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若小人則當剝

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廬取在上之象

紫陽朱子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通論

伊川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

雲峯胡氏曰乾為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

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令而剥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虚齋蔡氏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人剥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无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此也

喬氏還一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剝之所以復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令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

廬終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正義 臨淄房氏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陽氣之復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陽漸進之意

伊川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

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

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紫陽朱子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

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彖疾字之說傳義微有不同然觀彖傳言順行則本義較長

雲峯胡氏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往來其數如此

張氏彥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通論　鄭氏亨仲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隂數月者隂物臨剛長以隂爲戒故曰八月

紫陽朱子曰七日止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案日月亦當取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正義伊川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

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紫陽朱子曰復亨剛反剛反則亨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德而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利有攸往剛長也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

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
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
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
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辨正
伊川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
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
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

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紫陽朱子曰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未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動之機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

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
用以該其體爾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濂溪就回來處
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
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
意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只是所指地頭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案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
為心者也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

石澗俞氏曰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无乎不在聖人於剥反為復静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非謂惟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静為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為天地之心亦非也

愚案天地之心不已者也自其不涉於形象有静之名自其流行於物變有動之名動静雖殊无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論復之為卦一陽處乎極下而動

體已萌以是為天地之心程子之說其近之矣然
此一陽本无聲臭之可尋則輔嗣之所謂動息靜
中者亦未為失也兩家各執其是不无見仁見智
之弊當以石澗之論折衷之夫知其无乎不在則
剥之碩果不食亦可以見天地之心豈惟復哉而
聖人獨於復言之者恐人致疑於剥復之閒而謂
其有幾微之或息也非欲以動靜言也

通論 横渠張子曰復言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

情心發乎微情發乎顯

伊川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剥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陽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雲峯胡氏曰天地生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

息而復萌之時見之

敬菴吳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所謂仁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

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
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
安靜以養其陽也

紫陽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
以待陰陽之所定

通論

語類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
王以至日閉關人善端之萌亦甚微須莊敬持養
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
之動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
而後善始復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
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
之
楊氏文源曰閉關靜以養陽施命動以制陰王者於
姤復用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秖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

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
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
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
悔而元吉
紫陽朱子曰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
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
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石澗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修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伊川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所以美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餘論紫陽朱子曰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陽爲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所以吉也

伊川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通論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克已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

其大凡不若仁爲至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隂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紫陽朱子曰以隂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

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

如此

汴水趙氏曰三爲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

惟危之危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

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正義衡水孔氏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曰獨復

紫陽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愚案此爻以居四陰之中而曰中行以中行而曰獨復語勢相因卦名爲復不惟柔有所復也即剛亦

自有所復若謂四之獨復為獨與初應則羣陰爻之言復皆將復於何所而初之不遠復其復又為何物乎不知復之在初者謂之剛反在二爻至五爻則知有剛而不迷者也區區以爻位求之已非通論而獨謂四與初應而後有復可乎

存異

伊川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

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蒙齋李氏曰此說誤矣凡卦中之凶咎多言於可疑之爻若此爻之吉不待言而後見也何也為善便吉為惡便凶易之定理若云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則二亦不能獲吉三又豈能无咎哉案李氏此說最為有

理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

紫陽朱子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

悔之道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與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正義臨川王氏曰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

石門梁氏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愚案中為天德考者溫故知新日就月將之義惟其反復之而不厭是以謂之敦也程朱本之注疏以考為成不免艱深故今存王氏梁氏二說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紫陽朱子曰考成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於十年不克征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

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進齋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无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楊氏文源曰心為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

何氏玄子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言迷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

楊氏文源曰心為天君惟君能役羣動而反以羣動役與心之道相背馳者也

大易擇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四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

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利貞

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

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其匪正則為過

眚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紫陽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二體震動而乾健

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

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敬齋胡氏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

其實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之外則爲過眚循而行之則吉无不利卦辭爻辭皆此意

辨正 愚案无妄繼復卦之後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實理自然之外更无别義若史記以妄作望本不足據而先儒忽引之又誤解爻辭中災疾諸字遂有无妄之福无妄之禍等語穿鑿可删

餘論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

正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

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于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則悖于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童溪王氏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是以為

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為主其在无妄則内體也故曰為主于内

紫陽朱子曰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雲峯胡氏曰外卦為乾震之剛自乾來也无妄釋元

亨利貞與臨同命即道也无妄之往程子以為无
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舉首尾而包中
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何氏玄子曰震初一剛其所從來即乾之初畫无妄
外乾內震初九得外卦乾剛初爻以為內卦之主
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
愚案震之剛分于乾內震則必外乾而此卦乾適居
外則謂之剛自外來也亦宜天理之在人心乃所

固有非由外鑠先儒有以為寄象者亦得之然孔子有言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心因操而存則未操之時不得不謂之在外也由恐懼修省而後入而為主此人所易曉者泥震乾内外之偶合其所見猶淺而況卦變之說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正義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无物不與故曰物與也

伊川程子曰雷行于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語類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餘論

石澗俞氏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

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

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于此

初九无妄往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于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

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

知故其象占如此

何氏玄子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

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于

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愚案志者心之主也初九所謂剛自外來得志則為主于内矣程傳之説似太寛泛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正義伊川程子曰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乃无妄者也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

理所當然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愚案初九一爻卦之所以為无妄者也六二既得无妄當純在天理不可以人為參之不耕穫不菑畬

則利有攸往猶孟子之言直養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不耕穫不菑畬極言始終皆順其自然之意本義以无所作為訓之是矣程傳謂不首造其事亦即此意但云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反為自多其曲折也　卦爻之意蓋以存心為主先儒率言處事應物雖義理无所不該而本末之序未之詳矣

餘論　雲峰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終

于畬不耕穫不菑畬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惟本義以為始終无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无所作為自始至終絶无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

次崖林氏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絶无營為計較之心焉耳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紫陽朱子曰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正義伊川程子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愚案災者害也六三居動體之極動而有害于无妄者也舍其无妄之本心而以外物為可慕故為或繫之牛之象行人者外也邑人者内也馳于外者所得雖大而必害其内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此爻專言妄動之害其義甚明程傳似為得之

存疑紫陽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

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

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

何足以為得乎

愚案行人邑人以内外而言也程子但分得失于義

踈矣

九四可貞无咎

辨正　愚案九四初得乾健之體下乘震動可貞者言當固守其本心之德而不誘于外方為无咎之道舊解未為明晰

通論　何氏玄子曰四剛陽而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實齋陳氏曰初九之无妄往吉赤子之心純一不雜

最初之體故往无不吉也九四之可貞固守其初不揺于外繼起之功无不正之眚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存疑 童溪王氏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辨正　愚案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少有作為而即害之矣卦至九五純剛之天德已深入于心體纏固而不可解疾猶烟霞痼疾之疾非謂實有為之病者也藥所以攻疾无妄之疾而可攻乎五之有疾而勿藥與二之有田而不耕穫不菑畬同意皆恐人以作為害之也舊解不知疾為假設之象遂多誤訓程子引有苗管蔡為喻不僅失之不切且誠如所

云則舜之誕敷文德周公痛二叔之不弔豈皆勿藥者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以中正居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

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

行過于理也過于理則妄也故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紫陽朱子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何氏玄子曰象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愚案无妄行宜句言恃其剛而過用之者也則所謂匪正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正義 何氏玄子曰无妄之行猶彖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

乾之窮與乾亢龍義同故二小象亦同以其一意于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正義 伊川程子曰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

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大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紫陽朱子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

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于朝不食于家也

辨正 愚案序卦皆取反對如小畜與履對大畜與无妄對皆有實義不可假借先儒往往以大畜與小畜相提而並論故有小畜以小畜大大畜以大畜小之

說徒見卦名之偶爾相似而不知其取義之懸絕也大畜无妄之所以相對者无妄言心大畜言學心受之天學成于人聖人之學固守其心之天德而擴充之焉耳人之有心放失甚易大畜內乾外艮有止而聚之之象不家食吉以乾而受艮之止于此見乾之不自用也利涉大川艮能止乾于此見艮之所止者大也斯卦之用重在艮象傳之尚賢養賢皆指艮而言乾能聽命于艮故曰尚曰養

養猶言奉也不家食舊說以為食祿于朝果爾則所謂吉屬賢者乎屬養賢者乎且彖辭既有此義不宜六爻之中无一與此應者而惟見受止于艮之義此學者所當詳審而求其當也今姑以程朱之說列之正義云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

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陽剛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象更發明卦才

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他乎

紫陽朱子曰能止健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辨正 愚案剛健謂乾篤實輝光皆謂艮也艮之彖傳曰其道光明謙之彖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指内卦之艮而言王輔嗣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程傳因之

疑皆誤。傳首言日新其德又言能止健大正也其爲論學之卦无疑而養賢之義與鼎卦之大亨以養聖賢斷有别矣

通論 止泉朱氏曰无妄尊德性也主忠信也大畜道問學也徙義也非无妄則不能大畜非大畜則无妄亦无由而日新

存異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愚案鄭氏之說甚屬支離蓋此卦以艮為主惟取止義止則不散畜止蘊畜非有二也養賢以及萬民乃頤卦之用豈得謂彖傳兼是義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鬭靡以資聞見亦烏用學為哉

紫陽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鶴山魏氏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

初九有厲利已

辨正 愚案大畜所以畜止天德也卦之大用在艮故有止健之說若以爻而論則艮之三爻以止物為義乾之三爻以自止為義初九居健體之始動而易流不能固守則一折而入于人欲之私其可危莫甚

焉故曰有厲于此而能止之乃可以養天德之基而所謂大者自是而可畜矣故曰利已已者止也程子謂乾三爻義取被止今詳玩爻辭不見此義且所謂初見畜于四者亦頗无義理所未解也

通論

虛齋蔡氏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曰進則有厲惟利于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存疑

衡水孔氏曰初九雖有應于四四乃抑畜于已今往

則有危厲唯利休已不須前進則不犯禍災也
伊川程子曰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
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
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安能敵在
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
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
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
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案以

舊例言之初與四為正應而初爻反曰有厲三與上為不相應而象傳反曰合志此皆舊例之誤不可曲為之說

紫陽朱子曰乾之三陽為有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辨正 愚案不犯災者言不以道心而陷于人心之危也若以災為災禍之災則于此卦似不相應

存疑 伊川程子曰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輹

辨正 愚案輿本行地之物以喻健也而說其輻以喻止之暫也至健之物而能暫止以二居位得中能自守其天德所止雖暫而所存者大矣故象曰中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

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于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輹謂不行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輿脫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

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脫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辨正 愚案九三健之極動之至而居內體之上曰良馬逐此知誘于外之象也曰利艱貞不可任其放逸也

艱貞之道在嚴其防以制之故又曰日閑輿衛而其要不外于求其止利有攸往往者非宅往而止乎艮則畜矣象辭所謂不家食者即此象傳所謂上合志亦謂此也此卦下三爻舊說似皆難信學者辨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同志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

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必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鋭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鋭于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誡也

紫陽朱子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

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鋭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于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辨正愚案此卦上艮下乾義取止健亦假象爾若謂四必

畜初五必畜二似不无拘泥之失蓋上卦全體艮止而四當其初故為童牛之牿五則進矣故又為豶豕之牙于本爻起止畜之義理自可通不待下指乾爻而義亦无碍且牛豕自宜目陰爻而未必可以加諸至尊之乾卦也學者詳之

通論 紫陽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于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

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傷于刑誅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

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辨正 平菴項氏曰牙埤雅云以杙繫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案牿以制牛則牙以制豕可知二說宜同

愚案虞仲翔曰劇豕稱豶令不害物崔氏憬引說文云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此即程傳所本孔仲達曰觀輔嗣注意豶是禁制損去之名又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又引爾雅云墳大防古字

假借通用豶牙謂防止其牙也觀以上諸說豶字向无確解可知虞崔之訓頗覺迂迴難通王氏褚氏稍為近之然與四文義例不相比附項氏以牙為制豕之具善矣然則豶者其剛躁之意乎

餘論

伊川程子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

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覽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

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喜若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于初乃為大善故四為元吉五獨得吉而已

餘論 伊川程子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辨正 紫巖張氏曰剛在上為何何謂勝其任

童溪王氏曰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

草廬吳氏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

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折中曰案何字程傳以為誤加本義以為發語而諸家皆以荷字為解義亦可從葢剛上尚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且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義則能應天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道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

正謂此也吳氏引商頌之詩者語意尤近

愚案何天之衢甚言所畜之大也象傳曰道大行者亦謂畜至于極則乾道大行而无缺少放逸之慮也解者多謂畜極而通通義未知何措又謂畜極則散尤誤

存異　伊川程子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言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

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通達亨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紫陽朱子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餘論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曰何天之衢亨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于上

九也崇俊良以列庶位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天下至于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于此

沈氏守約曰何天之衢尚賢也大畜之時已獨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處上止衆賢而聚王庭以天衢之亨為已之任畜道至此賢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

大易擇言卷十四